

◇铭心一刻

开心的下雨天

[广东]倪西赞

夏天,云多,风多,雨也多。

正走在路上,一阵雨从远方赶了过来,砸在地上冒起了烟尘。路上很多没打伞的人跑啊跑,想找个地方躲过。

可是,人们跑着跑着就不跑了。雨比人还急,一下子跑到人们前面去了。

半湿半干的人们,一边用手蓬松一下头发,一边用手擦一把脸上的雨水,开心地骂着“鬼天气”!

有一天,出着大大的太阳,我站在窗户边,拿着雪糕正要吃。

突然,一股妖风旋起,地上的纸皮、饭盒、树叶,很尴尬地被抛到空中去。接着,爆豆子的雨点从天而降。

我一只手拿着雪糕,一只手慌忙关窗。关完南边窗去关北面窗,关完客厅窗又去关主卧窗。我还没关完,雨就从楼顶越过,停了。

我摇头傻笑着,把一个窗户又一个窗户慢慢打开。

一个周末,我站在窗口读书,一阵雨疾驰而落。突然,我看到对面楼顶的竹竿上,晒着几条被子和花花绿绿的衣服。雨点不停地落到被子上衣服上。只要两分钟,雨点就会把衣服打湿,只要五分钟,棉被就会成为“湿海绵”。我替被子和衣服的主人着急。

正在此时,一个胖胖乎乎的女人,慌慌张张跑上楼顶。她手中还端着一个汤锅跑了出来,估计是她正在厨房煲汤。她去收被子的时候,发现自己手上端着一个汤锅,自己都笑了。或许她跑上来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手上端了一口锅,锅里正冒着热气。

她把汤锅放在地上,先去收被子。她一条一条把被子搭在肩膀上,吸了雨水

的被子很沉,压得她弯了腰。等她把被子拿到楼下再上来,又急忙去收衣服。

收完衣服,她自己愣了一下。接着,又把衣服一件件挂上去。衣服早就湿透了,再收也没有什么意义,不如继续晾着。她用手捋了一下前额湿漉漉的头发,自己很不好意思地笑了。

她的目光又转到地上没有盖子的汤锅,雨点正在欢快地蹦进去。她笑得厉害了,看来,今晚是要喝雨水汤了……

莽莽撞撞的雨,开开心心的人,一个又一个快乐的下雨天。

◇尘世写真

莫愁湖的水草

[上海]梅莉

南京与故乡小城只有半小时车距,我在心里自作多情地早已把它视作第二故乡,但是莫愁湖却一次也没去过。中年尤爱看湖,这次回老家看妈妈顺路去南京的莫愁湖逛了一圈。

莫愁湖因莫愁女投湖的传说而得名。在莫愁湖边散步时,不由自主地哼唱起那首老歌:“莫愁湖边走,春光满枝头,花儿含羞笑,碧水也温柔,莫愁女前留个影……啊莫愁啊莫愁,劝君莫忧愁。”

莫愁湖有两处让我惊喜。一是湖水特别清澈,水草小鱼粒粒可见;二是夏天的水草如此丰美,绕湖一周,眼及之处皆青郁郁的水草,似莫愁女的头发。一座被城市里的林立高楼包围着的湖有这么清澈见底的水质实属少见,可与黄山脚下的太平湖水相媲美,而太平湖水毕竟是从山中来。自此记住了莫愁湖的水,真是歌中所唱的“碧水”。湖中水草千姿百态,我对着它们拍呀拍,拍了至少不下十个品种,原来

水下森林也生机勃勃。它们有的如小树一样亭亭玉立,离水面尚有距离。有的如青丝一样茂盛缠绕,漂浮在水面。还有的平铺在水底,绿莹莹地似印象派笔下的名画。

徐志摩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写过康河的水草:“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甘心做一条水草!”做康河的水草的确很好,洋气又知性;做太平湖水的水草呢,远离尘嚣,悠然见黄山,有出世之境;但我想如果做一条莫愁湖的水草也很好呀,就在最繁华热闹的城市中心,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你热闹你的,我安静的。

绕湖兜了好大一圈,脚也走疼了。暮色四合,几只“烟为行止水为家”的水鸟一动不动凝视前方,忽又扑棱飞起。湖光潋滟,水草旖旎。出莫愁湖公园,见门牌上书四个字:“到此莫愁”。

莫愁莫愁,劝君莫忧愁。就像莫愁湖里的水草,不油腻,不焦虑,自然生长。

◇生活感悟

茶事流年

[安徽]鲍安顺

我老家,在沿江的江南古镇上。记得年少时,家里茶叶喝光了,做手工艺的父亲,病容憔悴,他给我2角钱,让我去古镇街头的杂货店,买最便宜的茶叶,也称“老干片”。店主人用荷叶包好茶叶,从高高的木制柜台上,探头递给我。那茶叶很劣质,叶片很大很粗,泡出来的茶汤也很苦,难以下咽。只有当家里穷得无钱买米了,父亲才会让我去买

这种茶叶。家乡古镇,尤其在夏天,有人家做房子时,都用大陶罐泡“老干片”。做工的人累了,歇下来时,用大碗倒一碗,然后大口喝下去,倒是喝出了一股子爽气。

三十多年前的四月天,我在安徽东至县马坑乡的大山里迷了路,跑了一整天,又饥又渴,身体累得像散了架似的。傍晚,我精疲力竭时,来到山顶的独户人家。主人盛情,给我泡了一杯新茶,他说那是山里极品好茶,山林云雾滋养,是刚发芽的茶叶尖。我喝了一口,顿时感到茶香浓郁,渗透到我的五脏六腑,甚至有一股馨香,弥漫着,窜进了我的骨髓深处。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品尝过那茶味、那茶香。后来想,那天喝茶时,那种独特感受,是身体疲极泰来时,才会有的,是一种异乎寻常的超级快乐,就像喝“老干片”的工匠们,喝出了身心滋味的大快乐。

我四十岁生日,太太送我四套茶具,材质分别是玻璃、陶瓷、紫砂和麦饭石。那天早饭前,太太用紫砂壶给我泡了龙井茶,中饭后用麦饭石茶具给我泡了铁观音,晚饭酒足饭饱,她又用陶瓷茶具泡了红茶,让我喝了有益消化。那天夜深人静时,我坐在计算机桌旁,太太用玻璃茶具,给我泡了杯黄山毛峰,那清新雅淡之味,溢上心头。我无法忘记,那幸福的一天,是太太为我安排的。

许多喝茶往事,淡若云烟。我是个爱茶人,即使不喝茶时,想起茶来,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生活的安慰。



扫描二维码,敬请关注本报专副刊
公众微信号“B座西窗”,也可在微信“添加朋友”中“查找公众号”,搜索“B座西窗”或微信号“bzuoxichuang”。

